

流行与流言

世界上最没有道理可讲的事情之一,就是流行了。比如流行性感冒是最不讲道理的流行,不管你喜不喜欢,说来就来,而且回回都变,这次叫非典,下次叫禽流感,现在又闹猪流感。叫猪流感,其实猪没事,戴着口罩的都是人。

什么流行,什么不流行,说不清。记得我们上大学那阵,刚改革开放,流行喇叭裤,校园里不仅一条条喇叭裤在马路上扫地,而且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喇叭裤万岁”。这种大字报现在没有人贴了。那时候,人们不知道流行

时尚是怎么一回事,喜欢了就叫“万岁”!凡是万岁的东西,其实是老古董,跟流行不搭界。流行的东西,绝不能万岁,半岁就不行了,因为一换季,新品就要上市。比方说,前两年流行女的不像女的,不男不女就叫“超越女人”当超女。今年春晚的大卖场又推出了新品,娘娘腔,也是不男不女,据说本质上还是男的,这也是一个“超女”,是“超越女人”的娘娘腔。娘娘腔也能大红大紫,足见流行的厉害;不是病,不要命,尖叫声中上台,尖叫中换人,当年梅兰芳,如今小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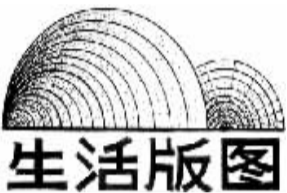
看明白了流行,也就能了解流言。如今是传媒时代、信息时代,换个说法,也是流言时代。信息时代是讲在这个时代人们重视信息而且信息就是资源。传媒时代是讲在这个时代能传递信息的媒体有支配和左右社会的力量。流言时代就是讲,人们将在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里生活,人们必须学会面对流言——“面对各种各样的评价体系”。

流言作为一种评价体系来认识它,应该是非常典型性非传统的评价体系——请注意,我们是在传媒和信息时代这个背景上来讲流言。

记得我幼小的时候,父亲从上海归来,给我买了一册半子恺画集,我兄弟姐妹五人都非常喜爱。其中一幅画的是几个孩子在一起放牧一条水牛,憨憨的神态,天真无邪的童趣,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读完小学、中学,进入大学中文系,书海泛舟,画苑赏画,情有独钟于半子恺的作品,尤其是他笔下的劳动人民,我都非常熟悉,感到很亲切。无论画面上的远山近水,还是迎风招展的垂柳和果树;无论扶杖观景的老人,还是跟大人春游的孩子;无论纵马飞奔的勇士,还是挽着菜篮子的妇女,都是深厚朴实的,世俗的又是纯洁的。景物栩栩如生,有一股灵气在流动,鬓影香雪,淡淡云烟,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读半子恺先生的第一幅漫画是我在半先生故居——“缘缘堂”参观时受到的特别优待。当时纪念馆里的一位先生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道:“从云南历史文化名城大理来。”大概是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真诚敬仰之缘故吧,所以看到了半子恺先生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喜欢它体现出的中国文化中那种虚静的时空观,一壶茶已与散去了的友人,卷起的芦帘和屋外的月

泊庵临照——西溪



生活版图

知道西溪,是在《非诚勿扰》火爆上映之前。早数年,就知道杭州城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但却不知道,钱塘江畔向来就有“三西”之说,西湖、西泠、还有西溪。造访西溪,是在一个阳光不算太热的夏日上午。踏上这片期待颇久的土地,但见林木幽森,绿丛茂密,芦荡萦回,蝉噪鸟鸣,果然好一派典型的湿地环境。远处,有黛山环矗,铺作层叠景深,其风姿更胜几分迷人。间或,有汽车喇叭声传来,这又凸显出其作为城市湿地的珍贵之处,卓异于一般的平原湿地,譬如苏中溱湖。

周围很静,一方面是时辰尚早,一方面得益于我们避开了组团,三四个人走在道上,可以自在率性,随意悠游。数公里外是北高峰,隔开了天下闻名的西湖。想必那里已是游人蚁集,一山之侧,而旨趣迥然。如果说西湖成熟开放,那么西溪就是内敛婉约,她犹如沉静之处,披着朦胧轻柔的面纱,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审美心境。徜徉于此,渐有《小石潭记》之妙,而其境不至过清。

前方出现岔道,立有一排栏,上面叙着西溪的文化历史。原来西溪之胜,不仅在于其自然风光,更在于其人文积淀。西溪已有千年历史,自南宋南渡后,这里便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寄情山水、隐逸江湖的好去处。宋高宗一句“西溪且留下”,成就了千古美名。清康熙有《西溪》一首,满怀嘉许之心。今日园内尚有多处人文景观,姑且不论是否复制仿造,有址可以参观朝仰,恰是西溪的精华所在。

向北,进入湿地深处。行人更少,而心境越宽。时有小桥流水,芦花绿荷,点缀在苍翠一片的视野。每座小桥都不雷同,有木桥、水泥桥、石板桥,宽窄不一,造型多样,足见设计者在细节处理上的用心。树多有柳梢掩松,傍以翠竹浓荫,周遭忽而曲径幽深,忽而豁然开朗,大开大阖,几经反复之间,竟有不知身在何处,乃径往桃源之感。

一片草庐现于前方,上书“泊庵”二字,这

里是明人邹孝直隐居耕读的所在地。三面临水,两进小院,后有凉亭船舫,环境极是清幽雅致。最妙的是左侧有一风台,凭栏观流,竹泉蒲团,冠以“草堂禅茶”之名,蹒跚如若神仙之境,踟蹰良久,不忍离去。是的,想来僻居于此,或抚琴长啸,或对弈品茗,功名富贵岂比万一。“客语含兰思,寒灯照雨声”,以出生之心浮于幽野静水,实不负泊庵之名。

重新上路,已再也走不出泊庵的影子。西溪面积不小,我们才行了一小半,接下来,又经过百家楼、烟水鱼庄、深水潭,还有未曾到达的洪钟别业、西溪梅墅、西溪草堂等处,俱是风情十足,底蕴深厚。但心里总还想着排栏上介绍泊庵的那段文字:“门对高峰,阶临水岸,草落芦花,桐荫桂影,秋雪满天,潮波泛影……”这是何等的一番意境啊,身置当代,究竟还有多少人有这种志趣或追求,哪怕就仅仅怀一份风雅之心呢?

其实,我观西溪之亲近,还在于另外一层。盛夏时分,这里有遍地盛开的木槿花。无论草宅小屋,还是高楼华堂,均可见到它的身影,又名舜华的木槿花,其境遇却迥非寻常一样高贵,常用作樊篱,随意种在屋旁溪边,在西溪亦不例外,但这正是我深爱其所故。木槿虽然普通,却代表着一种自然顽强的生命特质,或可谓平凡伟大的草根精神。记得小时候,临水而居的外婆家就栽有一丛木槿,多少年过去,能在西溪邂逅如此繁茂的木槿,除了昨日重现般的惊喜,更多的,还是为西溪依然保持低调谦逊的内在品质而深感欣慰。

西溪之美当然远不止这些,泛舟水上,邀清风徐来,观水树相映,极是惬意舒松。登临高塔,可遥岑远目,瞰八方胜景,又是另一种感觉。《非诚勿扰》取景地的大樟树,西溪民俗文化街……实是一言难尽。不过仅一泊庵,已可映照出整个西溪之神韵。鲁迅说向秀作《思旧赋》文,刚开了头却断了尾,未能尽抒其意,言中颇有遗憾。一日走马观花,于西溪之大,大抵亦是如此,聊作管中窥豹而已。但我心中已然满足。匆匆而瞥间,印象最深的就是泊庵,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泊庵。那种离尘脱俗、清峻淡雅的气质精神,传承的正是千年西溪的精髓;这种生生不息、含而不露的岁月流韵,亦契合了旅人对西溪文化的根性追寻。惟其如此,任何一个用心去踏足西溪的人,也能够引起对宋高宗那句诘语的由衷共鸣——西溪,且留下。

石油情缘

这是一种缘分,那么多学校那么多专业,我学了石油,学了石油勘探。

这是一种感召,石油以它特有的芬芳和魅力,呼唤着人们的亲近。

石油,这种液态的可燃矿物,在我的脑海里曾一片空白,就连家里用过的煤油,我都不知道与石油有着亲缘关系。

当我知道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的《山海经》《汉书·地理志》中都有油气的记载,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更是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石油”这个名字,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禁不住为之自豪!

当我知道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发展,因为老一辈石油勘探家走出了海相找油的束缚,创立了陆相石油地质理论,预测了中国陆相油气生成可能性与有利分布地区,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不断地发现了大大小小的油田,大大地进了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我禁不住为之荣耀!

当我知道新中国建立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加入石油行列,用心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激荡山河的石油壮歌,改变了国家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涌现出了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英雄人物,我禁不住为之动容!

当我知道石油在经济发展中有如人体的血液那样重要,从升空的火箭、飞机到行驶在地球上的汽车、轮船,从人们的穿戴使用到工业和军事上所需的材料……石油及其制品已与人类生产生活须臾不可分,正因为如此,世界诸多的外交活动,其幕后大都有石油的影子,一些富油的地区,还不时燃起散发着浓烈油气味的战争烽火。这些又禁不住增加了我为国家多找到油气田的责任感。

石油引领我穿行山川江河,领略酷暑严寒,品味盐碱黄沙,经受风霜雨雪。适应艰苦的

环境是石油人的一门必修课,在这天然课堂里,锤炼献身石油的意志,坚定顽强找油的信念;在这博大的天地里,沐浴着阳光甘露,融摄着壮美风景,感悟人生的哲理,书写事业的风采!

石油埋藏于地下,看不摸不着,好像有着灵性一样,与石油人周旋。我的双脚在地面跋涉,思想却在地宫里游走。石油勘探者在黑暗的地层中经受地史的洗礼,在凝固的渤海江河中越沟跨坎,用打得开地壳的钥匙,去捕捉生命的灵魂。由于油气成藏的多样性,这钥匙也不是万能的,正如同世间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一样,我们用若干把钥匙打开了若干油气藏,但大量丰富的油气藏仍有待于我们锲而不舍地去解读去破译,用新的钥匙打开它们的门窗。

在石油勘探的征程上,成功与失败如一对孪生兄弟般形影相伴。我在成功中前行,更在失败中不言止步,不论干热灼伤了筋骨,还是泥汗糊乱了思绪,不论崎岖紊乱了心绪,还是暗礁撞碎了希望,我依然热烈地追逐着石油。石油勘探的刺激和乐趣正是富于风险和奇妙之中!

人们常说油气藏在石油勘探者的头脑里。因为系统学习了油气成藏条件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又努力掌握快速发展的找油技术,精心研究获取的各项地质资料,反复认识地球大世界,才使得头脑里有了解探方向。

与石油结缘,与石油勘探结缘,我在一首小诗中曾写道:“我汗落的每一滴汗水/都围绕着同一命题燃烧/我踩出的每一条道路/都向着同一方向延伸/我思索的每一个字句/都追随着同一事物跳动/我举起的一面旗帜/都朝着同一景色飘扬/我执著于找油的征途/我是采集火种的使者”。

相识相知石油几十年,从青春年华到满鬓白发,石油是那么紧密地粘附着我的神经,石油的梦啊,注定伴我一生!



广告是这样一种东西:没有它,买东西时会偶尔盲目;有了它,则经常盲目。

【漫画】赵春青

前几天,小丁打电话给我,哽咽地说道,他老母亲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母亲在世时,自己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母亲这一走,那些过往庸常日子里的一些细节,不可遏制地一一浮现出来。小丁说道,每年,他母亲都要从乡下给自己送上一大罐自己腌制的小菜。那小菜可是母亲精挑细选出来的菜心,摊铺在阳光下暴晒,待那小菜上沾满阳光的味道,再放到咸菜坛子里腌制起来。母亲走了,自己再也吃不到那种天下唯一的小菜了。那一刻,小丁说得泣不成声,无语凝噎。

亲人之间的关爱、给予、依附,常常浸润在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中,不显山,不露水,有时,我们忽略的恰恰是这种细节,而一旦失去,才感觉到,自己曾经是多么幸福啊,这种幸福伸手就可以抓到,却很少伸出那只手去认真感触。

生活中,我常常陷入这样一种错觉中,石油埋藏于地下,看不摸不着,好像有着灵性一样,与石油人周旋。我的双脚在地面跋涉,思想却在地宫里游走。石油勘探者在黑暗的地层中经受地史的洗礼,在凝固的渤海江河中越沟跨坎,用打得开地壳的钥匙,去捕捉生命的灵魂。由于油气成藏的多样性,这钥匙也不是万能的,正如同世间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一样,我们用若干把钥匙打开了若干油气藏,但大量丰富的油气藏仍有待于我们锲而不舍地去解读去破译,用新的钥匙打开它们的门窗。

在石油勘探的征程上,成功与失败如一对孪生兄弟般形影相伴。我在成功中前行,更在失败中不言止步,不论干热灼伤了筋骨,还是泥汗糊乱了思绪,不论崎岖紊乱了心绪,还是暗礁撞碎了希望,我依然热烈地追逐着石油。石油勘探的刺激和乐趣正是富于风险和奇妙之中!

人们常说油气藏在石油勘探者的头脑里。因为系统学习了油气成藏条件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又努力掌握快速发展的找油技术,精心研究获取的各项地质资料,反复认识地球大世界,才使得头脑里有了解探方向。

与石油结缘,与石油勘探结缘,我在一首小诗中曾写道:“我汗落的每一滴汗水/都围绕着同一命题燃烧/我踩出的每一条道路/都向着同一方向延伸/我思索的每一个字句/都追随着同一事物跳动/我举起的一面旗帜/都朝着同一景色飘扬/我执著于找油的征途/我是采集火种的使者”。

相识相知石油几十年,从青春年华到满鬓白发,石油是那么紧密地粘附着我的神经,石油的梦啊,注定伴我一生!

记得我幼小的时候,父亲从上海归来,给我买了一册半子恺画集,我兄弟姐妹五人都非常喜爱。其中一幅画的是几个孩子在一起放牧一条水牛,憨憨的神态,天真无邪的童趣,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读完小学、中学,进入大学中文系,书海泛舟,画苑赏画,情有独钟于半子恺的作品,尤其是他笔下的劳动人民,我都非常熟悉,感到很亲切。无论画面上的远山近水,还是迎风招展的垂柳和果树;无论扶杖观景的老人,还是跟大人春游的孩子;无论纵马飞奔的勇士,还是挽着菜篮子的妇女,都是深厚朴实的,世俗的又是纯洁的。景物栩栩如生,有一股灵气在流动,鬓影香雪,淡淡云烟,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方说,正面的评价,过去人们不认为是流言,流言总是与蜚语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不实之词,但现在常常是正面场所的正面评价,不可当真。比方说,三类场合好话就不可完全当真:追悼会,总结会,研讨会及广告发布会。追悼会过去算最正式的评价场合,老话“盖棺定论”。现在的殡仪馆里专有一种“主持人”,哭唱悼词。亲友告别仪式开始前三分种,他来到死者遗体前,然后找到亲属,三言两语问清年龄、职业、有无子女,马上就开始拖着长音,把能用到死人身上的好词尽数吐出,五分钟后再唱毕,让家属在“主持人费用单”上签字,然后到下个场口去继续唱颂死者。见过几回这种场景,严重打击我对悼词的神圣感。联想到我们知道的常常为了悼词上的一个词汇发生争执,“杰出”还是“优秀”、“大家”还是“大师”?呜呼,见过殡仪馆的口吐莲花,火葬场的过眼烟云,还争什么白纸黑字?与之相比,总结会与研讨会及发布会,好话尽管说,也尽管听,但千万别认真。追悼会是对得

起死人说好话,后两种会就是对得起活人说好话。我想在当下最多最无用而又不能不开的会就是总结会了。本来可以不开但花了钱当然可以开的是研讨会及发布会了。总结和研讨都是事情阶段性的一个仪式,仪式上要说话,主要说好话,因为“好”才可能“了”,明白这一点,又要节省成本,花不起钱请张艺谋来设计嘛,套话废话在所难免,彼此相仿的好话在各种会议上飞来飞去,自然也是一种流言。

作为流言,更为人们注意的是它对人和事的负面评价。流言也是一种舆论,也能起监督作用。采风之风,口碑之碑,都与此有关,不可一概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流言也是一种消极舆论,在某些领域,如文艺圈,流言就是一种恶俗和公害。文人相轻,放浪言行,党同伐异,争名逐利,这些不正风气都会助长流言的疯长。身处文艺圈江湖,曾不胜其扰,后来渐渐悟其得失,也就坦然了。凡是不能当面摆到桌面上的流言,无论源自何方神圣,一

色,有着李泽厚先生所言的禅的意味——“对时间的某种顿悟的神秘领悟,即所谓‘永恒的刹那’或‘刹那即可永恒’这一直觉感受。”大概是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真诚敬仰之缘故吧,所以看到了半子恺先生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喜欢它体现出的中国文化中那种虚静的时空观,一壶茶已与散去了的友人,卷起的芦帘和屋外的月

无边的《千秋岁——咏夏景》。半子恺先生曾言:“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这一句我吟咏之不足,往往把它译作小画,粘在左右,随时欣赏。”

这幅画发表后,被郑振铎看到,他也非常喜欢,说:“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起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到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尤为深。”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一钩新月,在人散后,更多了一番传神的意境,真可谓流芳百世,永远活在后人心中。

一钩新月天如水

无边的《千秋岁——咏夏景》。半子恺先生曾言:“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这一句我吟咏之不足,往往把它译作小画,粘在左右,随时欣赏。”

这幅画发表后,被郑振铎看到,他也非常喜欢,说:“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起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到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尤为深。”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一钩新月,在人散后,更多了一番传神的意境,真可谓流芳百世,永远活在后人心中。

起死人说好话,后两种会就是对得起活人说好话。我想在当下最多最无用而又不能不开的会就是总结会了。本来可以不开但花了钱当然可以开的是研讨会及发布会了。总结和研讨都是事情阶段性的一个仪式,仪式上要说话,主要说好话,因为“好”才可能“了”,明白这一点,又要节省成本,花不起钱请张艺谋来设计嘛,套话废话在所难免,彼此相仿的好话在各种会议上飞来飞去,自然也是一种流言。

作为流言,更为人们注意的是它对人和事的负面评价。流言也是一种舆论,也能起监督作用。采风之风,口碑之碑,都与此有关,不可一概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流言也是一种消极舆论,在某些领域,如文艺圈,流言就是一种恶俗和公害。文人相轻,放浪言行,党同伐异,争名逐利,这些不正风气都会助长流言的疯长。身处文艺圈江湖,曾不胜其扰,后来渐渐悟其得失,也就坦然了。凡是不能当面摆到桌面上的流言,无论源自何方神圣,一

色,有着李泽厚先生所言的禅的意味——“对时间的某种顿悟的神秘领悟,即所谓‘永恒的刹那’或‘刹那即可永恒’这一直觉感受。”大概是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真诚敬仰之缘故吧,所以看到了半子恺先生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喜欢它体现出的中国文化中那种虚静的时空观,一壶茶已与散去了的友人,卷起的芦帘和屋外的月

无边的《千秋岁——咏夏景》。半子恺先生曾言:“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这一句我吟咏之不足,往往把它译作小画,粘在左右,随时欣赏。”

这幅画发表后,被郑振铎看到,他也非常喜欢,说:“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起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了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到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尤为深。”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这一钩新月,在人散后,更多了一番传神的意境,真可谓流芳百世,永远活在后人心中。

概不予理睬。记得曾有位比我职位高的先生将一堆“群众意见”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领导找我谈话,我知道怎么回事,便问:“这些意见不够不够撤我的职?”“当然不够。”我便答道:“那就都是真的,我不再解释了。”“解释有用吗?没用。自此知道了工作环境状况,自己当心就是了。至于文人间的飞短流长,加上好事者又喜欢在媒体上炒作,一会儿弄个什么榜,谁又榜上有名了,一会儿弄个什么事件(其实百分之九十不算个事),流言飞来飞去,会把污水溅到你身上。前天传你是后台,今天传你是参与者,浊者清者,自己明白。好在我早过了抢风头的年纪,更不在意几点唾沫星子。

流言就是“社会流感”:一是对过敏者有伤害,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二是再厉害的流言都不会万岁,来无踪,去也无影。与流言较真的人,就是捕风捉影的唐吉珂德。唐吉珂德面对的只有风声,而现在处处“风声”,与风声作战,唐吉珂德在今天也肯定找不到胜利的坐骑!

我是
云朵中的一滴水
簇拥着
洒落在这久远的土地。
水坑边那棵大柳树,
一缕缕绿色发丝垂入水里。
细数她的年轮,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
整整过去了四十个秋冬。
只有她实现了曾经的诺言,
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

我是
云心中的雨,
落入黄河
伴随着浩荡的波涛,
驶入这片神奇的土地。
潺潺的渠水是土地的琴弦,
飞舞的萤火虫奏起美妙的旋律。
潺潺的流水告诉我,
那是战友们提着马灯
在渠边蹦来跳去,
放水开闸浇灌这片土地。

奔跑的渠水
钻进小树林,穿过菜地;
经过老头疙瘩,路过新安镇,
一溜烟跑到这令人震撼的排水渠;
这里发生过一场八排干的战役。
昔日的炮火连天,
都沉浸在这平静的水里。
流水川流不息地诉说英雄的故事,
河岸边有意蹉跎的白杨,
竖起了战斗斗地的丰碑。

上山下乡 40年追忆

我是
云中一朵六角冰花,
飘飘洒洒地落在这片土地。
多情的大雪伸出雄健的手臂,
贪婪地把大地捂在手里。
牧羊的姑娘们,
登上白色的毡靴,
裹起羊皮袄,
和着白色的羊群,
淹没在茫茫的世界。

找啊找
在雪中我找寻回家的路。
向东方望去
大雪山银装素裹,
山那边就是我的家,
可它却折断了我的思绪。
找啊找
我的七连在哪里,
我的马号、我的羊舍、我的猪圈——
白茫茫
只有孤零零的沙枣树于风雪中摇曳。

思乡的泪水感动了白雪,
大雪松动了捂紧大地的手臂,
泪水顺着它的指尖滴落。
脚下的白雪开始融化,
在大地上翻滚出七彩的光花。
光花飘上天空架起了绚丽的彩虹,
我爬上彩虹
找到了七连找到了家。

七彩光花拥抱在一起,
泛起一道白色的闪电;
那是晨曦的黎明
唤醒了黑夜,
打破了我的甜甜梦。

我望着躲在云中羞涩的月亮,
悄悄约定
今晚陪我去梦游,
一起踏入我的七彩梦乡。

真水无香

那就是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大都是一树繁华盛开,闻到的都是清香扑鼻的花香,对那些无色无味的平淡庸常的生活,却看不到里面蕴含的涓涓真情。一树的繁花满枝,终归要一地残花碾成泥,那种疏朗的虬枝树干,大片大片空白,更是一种本真的生命原态,无论多么华丽的舞台,多么精彩的演出,终归有曲终人散的那一刻,留给自己的终将是绵绵漫长的孤寂、清冷,这才是自己最真实的生活。

水无香。它清冽明澈,虽然无香,但却永

在梦幻中旅行

——记国画家武国伟

她创作的《千蝶图》,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画家在一幅作品中画了最多蝴蝶的记录。在一张长达十米的画布上,上千只蝴蝶聚拢在一起,或飞或落,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通过创作,武国伟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对生活与生命的所有理解和感悟融入其间,绘画成为她情感的寄托和精神释放的途径。

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武国伟付出了汗水和智慧,同时也收获了累累硕果。其中国画《花荷》《花鸟情》《贝叶》《叶的蓬物》等作品均获奖或入选于书画展精品集。2008年,武国伟与澳洲画家安娜合作的作品《异国同梦》在悉尼美术馆展出。前不久,她又出版了个人画集。

梦是艺术家飞翔的翅膀。祝愿武国伟好梦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

资讯快递

收藏家白金华拍卖千万翡翠筹善款

本报讯8月18日,在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爱心·希望”贫困家庭病残儿童助医活动上,收藏家白金华表示,愿意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翡翠原料,通过雕琢后拍卖的形式筹集善款,来为贫困家庭病残儿童筹集手术经费,包括河北省邯郸市贫困家庭病残儿童的救助。

据介绍,“爱心·希望”贫困家庭病残儿童

覃日飞诗书展献礼祖国六十华诞

本报讯(记者唐慧敏)8月1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覃日飞诗书展”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

本次书展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广西文联主办。展出的150幅书法作品,广采博涉,都是覃日飞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所创作,并由其用行书、行草、隶书书写,其中还有长卷。

覃日飞的作品集诗、书、情于一体,主要体现了“山水情志”,其独树一帜的书法为国内书法界所称道。2007年曾在香港和广西举行个人书法展,获广泛好评。2008年在广西南宁举办了个人诗书画赏析会,国内著名诗、书专家进行了点评并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同时,其书法作品先后被越南国家博物馆、柬埔寨王宫收藏。